

資產階級的革命与革命的資產階級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发表于“向导”第二十二期——

陳独秀

人类社会組織之历史的进化，观过去现在以察将来，其最大的变更，是由游牧酋長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資產階級时代，而无产階級时代；这些时代之必然的推进，即所謂时代潮流，他若到来，是不可以人力抵抗的。在空間上各民族以环境所演的机会不同，虽至进化之迟速大相悬絕（例如非洲南洋之游牧酋長社会，东方之封建軍閥社会，西欧南北美之資產階級社会，俄国之无产階級社会，同存于今世），而在時間上，进化的历程恒次第不爽，这是因为人类治生方法，次第变更发展，由簡單而复杂，造成次第不同的經濟組織而为社会一切組織进化基础的緣故。

中华民族以地大物博易于停頓在家庭农业手工业自足的經濟制度之下，及与治生方法进化較速的西欧民族隔絕这两个原因，封建軍閥时代遂至久延生命，由秦汉以至今日，社会的政治的現象，都是一方面封建势力已瀕于复灭，一方面又回向封建，这种封建势力垂灭不灭的現象，乃是因为封建宗法社会旧有的家庭农业手工业已充分发展而有更进一步的傾向，但新生的經濟势力（即資本主义的大工业）过于微弱，还不能取而代之的緣故。

明代西力东渐，这是中国民族思想制度发生空前大变化的最初种子；清代鴉片战争，这是西欧資本帝国主义向長城內封建的老大帝国开始发展，也就是沉睡在長城內老大帝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开始大崩潰；甲午、庚子兩次战争，这几乎是中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潰，也就是資本民主革命运动最初的开始。近代資本主义的工商业，在西欧征服了封建宗

法的道德思想制度，进化到世界的資本帝国主义，世界各国的銅牆鐵壁都被他打开，封鎖不住了，老大帝国之万里長城那里还封鎖得住？所以中国自甲午、庚子兩次战争以来，已由内部产业之发展遇着外部国际資本帝国主义之压迫，驅入封建宗法主义与資本民主主义之轉变时代，“富强”“維新”“自强”“变法”的呼声遍滿全国，便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自此以后，无论几多老少昏蛋天天講什么人心道德，什么礼教綱常，什么东方文化，什么精神生活，凭他們喉嚨叫得多少响亮，可怜終于被机器算盤的声音掩住了；这种历史进化的必然現象，就是封建宗法主义进化到資本民主主义的現象，或者也很可憤恨，很可鄙厌，然而我們主观的憤恨鄙厌心理，終于敌不过客观的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性，因此这班老少昏蛋的咨嗟太息終于无用，因此清西后及剛毅輩无论有如何威权終于失敗。

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資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資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資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表现。所以單以滿汉民族冲突解釋辛亥革命之原因，那便只是皮相的观察，忘了經濟的历史的基本条件；因为辛亥以前，已經有了十七年以上的富强維新运动，辛亥革命，正是封建派压迫資本民主派富强維新运动之反动，所以“非革新不能自强，非推倒滿清不能革新”，是当时革命派反对立宪派之重要的理論。当时革命与立宪兩派的方法虽然不同，而兩派之目的同是革新自强，換句話說，就同是“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鄰”这三个口号，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資產階級民主运动的口号，那能說是滿汉民族之爭。

辛亥革命所以失敗的原因（此次革命表面上虽說成功，实质上可說是完全失敗），也正以当时幼稚的中国資產階級，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階級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階級势力集中而有階級的觉悟与革命的需要，他們大部分只看見目前的損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們将来的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們資產階級之胜利，所以革命事业犹在中途，他們便現出小資產階級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繼續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裝及政权完全归諸帝政余孽北洋軍閥之手。帝国主义的

英、美、日本等国知道中国資本民主革命成功是他們的不利，极力援助北洋派压迫革命党，于是革命党失败逃亡，以至帝制兩次复活，革命党屡战屡败，一直到現在还是孤苦奋斗，唯一的原因就是：全国資產階級之多数缺乏階級間利害不同的覺悟，所以始終依賴他們的敌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視或更至嫉視他們的友人——民主的革命党之故。

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階級的革命，这是如上文所述在經濟的历史的觀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后果上可以充分說明的。但以革命运动中主要分子而論，却大部分不出于純粹的資產階級，而属于世家官宦墮落下来非階級化之士的社会；这种非階級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資產階級亲密的同情，只可以說明辛亥以来革命困难不易完成的原因，不能以此說明他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将来革命事业完全成功时，社会階級分化究竟至何程度，那时对于革命的性質究竟如何解釋，我們現在还不知道，現在也沒求其知道的必要；可是观察过去及現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且我們也應該希望他能成功——实实在在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因为依世界的政治狀況及中国的經濟文化狀況和在国际的地位，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正負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问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狀況既然需要一个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須取得資產階級充分的援助；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沒有階級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沒有階級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偉大的人物主持，其結果只能造成这一二偉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組織变更，必沒有一个階級代替他一个階級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現在統治階級（北洋軍閥），而沒有真實力量牢固的站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階級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因此，我們以为中国国民党應該明白覺悟負了中国历史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絕資產階級之左傾的觀念，我們对于这种左傾的觀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业上，这种浪漫的左傾，实是一个錯誤的觀念；因为每个階級的革命，都要建設在每个階級的力量上

面，决不是浪漫的左傾观念可以济事的。

同时我們对于右傾的观念，也不得不加以警告。原来在各階級的革命当中，实际参与的只是該階級中一部分最觉悟的革命分子，挺身而出为全階級的利益奋斗，决不是全階級的动作与意識，并且全階級中一定还有許多失了階級性的分子同时出来依附敌对的階級，来做不利于自己階級之反革命的行动，这是历史上現社会上常見不足为奇的事。因此，我們虽然主張中国国民党不可有拒絕資產階級之左的观念，同时也不主張国民党有极力与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妥協之右傾的观念。在产业幼稚資產階級势力不集中的社会，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会，資產階級每每有分为三部的現象：（一）是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因为封建軍閥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規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贊成革命，如中国海外侨商及長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因为素来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軍閥官僚势力，造成了畸形的商业資本，專以卖国行为增加他們货币的富，他們自然而然要依附軍閥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他們也可以叫做官僚的資產階級，如中国新旧交通系之类，自盛宣怀以至張弧、王克敏，乃是他們代表的人物。（三）是非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因为所营的工商业規模极小，沒有扩大的企图，沒有在政治上直接的需要，所以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种小工商业家，在小資產階級的中国社会居最大多数。中国国民党應該一方面容納革命的資產階級，为他們打倒妨碍工商业发展的一切軍閥，并且为他們排除援助軍閥而又压迫中国工商业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資產階級深受外資竞争和協定关税及种种不平等的条約之痛苦，非排除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或为完全自主的国家，实行保护政策，决不能完成資本民主革命，所以中国資本民主运动自始便以維新自强抵御强鄰外患为惟一的动因；一方面也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資產階級，引导他們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至于那班反革命的官僚資產階級，实是中国真正資產階級发展之障碍，絕對不可和他們妥協。他們为做官抓錢計，有时也鬼混到革命政府做事，一到了困难艰險的

时候，他們是絲毫不負責任的；就是在沒有困难艱險時，他們也有使勇敢純潔的革命黨變成官僚化的能力。他們始終是靠帝國主義的列強及國內的軍閥而生存，他們始終是阻撓革命運動，他們當中最優秀分子，也不過一足立在軍閥階級，一足立在資產階級，調和兩方面革命沖突，結果必然造成封建的資產階級，封建的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者及軍閥的工具，可以永遠阻住本國的資產階級自由發展及國家獨立自主。所以國民黨要想完成資本民主革命的使命，萬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資產階級妥協，因為中國此時的危機，“軍資妥協”更險惡於“勞資妥協”，官僚的資產階級正是軍閥與資產階級妥協之媒介物，也就是資產階級中賣階級之蠱賊，和歐美勞動運動中鼓吹“勞資妥協”來賣無產階級之改良派（如社會民主黨）等是同樣的奸惡。

我們也知道中國資產階級勢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所以使革命黨易于採用右傾的妥協政策，但是要知現有一條活路橫在我們的眼前，就是與革命的無產階級攜手，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中國的經濟現狀，軍閥階級已與資產階級顯然分開，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離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資產階級應該和革命的無產階級妥協，打倒共同敵對的軍閥階級，不應該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妥協，因為勞動群眾本來具有革命的實力，應在革命運動中占重要部分，而且此時和革命的資產階級共同敵對的目標相同，可以聯合一個革命的戰綫，官僚資產階級所處的環境，使他不得不站在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者那一方面，決不能和革命的資產階級聯成一個戰綫，這是中國國民黨應該明白覺悟的。無產階級也明明知道此種民主革命的成功誠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然而幼稚的無產階級目前只有在此勝利之奮鬥中才有獲得若干自由及擴大自己能力之機會，所以和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也是中國無產階級目前必由之路。

總括起來說：在每個革命運動中，浪漫的左傾觀念和妥協的右傾觀念都能妨礙革命進行；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該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完全實現，在革命運動中，革命的資產階級斷然不可忘記了

兩件大事：（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脫其羈絆；（二）是承認无产階級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因为本国的資產階級决沒有在外国資本帝国主义政治或經濟的侵略之下能够发展的希望，幼稚的資產階級也很难以單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及“聯絡无产階級”这两个原則，是全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特有的共通原則。